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 战略内涵、实践布局与政策体系^{*}

张明皓

[摘要] 农业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呈现出供给安全、共享富农、功能强化、绿色集约和开放合作的核心内涵指向，形成了融汇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性农业现代化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展示出不同于西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开新特质。农业强国建设立足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文化基因等内源性优势，构设了“大安全—大食物—大空间—大福利”的全面性内容贯通体系，并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多元战略的耦合互补，拓展了外围纵深。新发展阶段加快农业强国建设亟待构建多维集成、一体推进、灵活支持和双源保障的政策转化机制，并以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农业强国建设 实践布局 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4)-08-0009(09)

[作者] 张明皓 副教授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一、引言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逻辑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明确提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设农业强国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立足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如何系统把握农业强国建设战略内涵的“中国特色”、总体布局和政策支撑路径，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当前中国农业呈现为明显的“巨国效应”。中国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地域空间辽阔，农产品类型丰富，农林牧副渔业增加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长期位于全球前列。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回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特征仍然明显，面临着农业高物质投入依赖型生产方式转变尚不充分、农业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强、农业生产主体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等困境，^[1]且全球贸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规模性返贫风险协同治理研究”（编号：23CKS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易变局的外生性冲击加剧了农业强国建设难度。^[2]在上述深刻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克服内外不利因素,构建更有效率、更为自主、更可持续、更具国际竞争话语权的农业强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当前农业强国建设研究主要包含农业强国多维评价指标设计、^[3]全球农业强国类型和共性特征分析,^[4]探究全球农业强国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意义。^[5]这些研究进路有助于明确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参考系,为我国农业融入全球竞争格局提供了基本思路。但我国农业强国建设道路既要体现世界农业强国的一般特征,更要回归具体国情农情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语境中把握农业强国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与农业强国建设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内涵及其理论创新特质,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明确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布局和政策支持体系,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自己的路”,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化模式,开创出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6]农业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生耦合性,中国式现代化为系统把握农业强国建设内涵提供了独特视野和理论准备。

1. 农业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耦合关系

农业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耦合关系。一是农业强国建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其他产业得以维系的命脉,是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和深化的内源性条件。一方面,农业强国建设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线保障。在当前中国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趋势下,保证粮食安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底线,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农业强国建设就是要确保“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实现粮源自主可控。^[7]使粮食安全支撑“强起来”是

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强国建设是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优势的重要进路。农业本身具有多功能性,农业强国建设不是单维拓展农业产业的经济功能,而是导向农业产业高度赋能、农耕文明基底优势显著发挥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综合性发展形态。而中国式现代化主张超越西方“以物为中心”的异化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集成的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的价值导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旨趣具有高度契合性。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物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维向度为农业强国建设创造了稳定运作的体制支撑和可靠环境。总之,要夯实农业强国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定位,以农业强国建设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全方位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性优势。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保证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高质量运转支撑条件,充分把握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主动权。

2.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农业强国建设的内涵指向

“农业强国”一方面可指现代化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形态和国家治理形态,另一方面则内含以农业现代化建设壮大国家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具体解析语境,为系统把握农业强国建设内涵的“中国特色”提供了理论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系列特色标识,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设定了农业强国建设的“基本域”,塑造了多元集成的农业强国建设内涵体系,使农业强国建设呈现出综合性能力建构状态。

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亟需“农业供给保障支撑能力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构成显著的国情标志，为农业强国建设设定了底线任务。在14亿多人口体量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在人口和资源关系趋紧的基础上切实保证粮食安全。农业强国建设首要意涵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农业供给保障支撑能力，使超大体量的人口“吃得饱”和“吃得好”，确保粮源自主可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升级的食物消费需要。在当前粮食供求紧平衡趋势下，建设农业强国要壮大农业供给保障支撑能力，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安全底线。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共享富农能力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当前全国小农户数量仍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农业强国建设要注重构建联农带农机制，平衡农业和非农业产业发展差距，以城乡经济内循环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提升农业产出能力，保障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不断缩小城乡工农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农业强国要充分体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以持续提升农民收入为核心，将农业发展成果转化为农民持续增收动能，促进农民公平享受农业现代化发展成果。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农业多功能拓展能力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综合性文明特色。以此为指引，农业强国建设要立足农业多功能价值承载，实现农业生存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活属性的有机耦合。农业本身首先具有满足人类生存性需要的基础性功能，可以转为与其他部类相互交换的物质产品。同时，农业文化—生活价值的有机集成打开了由“生产农业”向“生命农业”过渡的通道，实现了农业多功能性的拓增。建设农业强国要充分立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总体要求，推动农业多功能性实质性延展，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大农业”形态。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绿色导向。农业强国建设须内化绿色发展理念，转变高物质投入依赖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和生态的共生式协调发展。在资源紧约束情境下，农业强国建设必须壮大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适配环境安全阈值，走生产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循环农业现代化道路，筑牢农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农业国际竞争和合作能力强”。农业强国建设要秉持开放合作原则，拓展中国农业发展的回旋空间，提升农业出口核心竞争力，广泛开辟国际农业合作通道，与国际社会共享中国农业发展成果，提升中国农业国际影响力。总体而言，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意涵适应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要求，是供给安全、共享富农、功能强化、绿色集约和开放合作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样态的综合体现。

3.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开新

农业强国建设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呈现出超越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特质。一是中国式农业强国建设突破了“效率至上”的“物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指向更具综合性文明优势的理论创新形态。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强调功利性谋求经济增长，这折射于农业现代化领域则体现为“物本主义”的主导倾向，即崇尚效率至上的农业发展方式，主张农业扩张方式的单一化、资本化和规模化。西方农业现代化背后的理论偏差在于强调“以物为本”，将“人对物的依赖”和“物对人的支配”嵌入到农业现代化模式之中，忽视农业的非经济价值和农民行动的多重效用目标，从而造成农业与生态关系失衡和人文价值扭曲。^[8]中国式农业强国建设的理论开新特质正在于兼容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之多维取向，具有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复线式”建构色彩，^[9]实现了农业与生态、人文价值的联动共振，扩展了农业的社会福利，克服了西方片面失衡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有助于探索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方案。二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在农业现代化的起点上，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10]并充分认识到农业对非农产业的支撑作用，“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11]在农业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科学技术革命对农业转型的关键影响，“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2]而且“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13]在农业现代化的演进方向上，资本主义农业必将导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农业不仅带来地力衰竭，而且在“农业（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14]社会主义大农业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15]从而“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16]其中人的因素贯穿于农业现代化的起点和落点。^[1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业现代化理论直面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现实问题，深刻洞悉了农业转型的运行动力和目标指向，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演化规律。以此为思想基础，立足“大国小农”国情农情和时代要求变化，农业强国建设正是对社会主义大农业思想的生动印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应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有助于打破对西方理论原型的依赖，构建体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主体性的理论话语。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指引农业强国建设实践，有益于破除农业强国建设阻碍，推动农业强国建设提质升级，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促进的“大循环”。三是以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构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方法论基础。立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实际，农业强国建设纳入底线思维，全力防范化解农业关键领域风险，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提升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变局的能力。同时，农业强国建设

本身内含系统思维，注重深化农业领域内部子系统及农业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联系，呈现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性治理路向。总体而言，农业强国建设内嵌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理念，开启了超越西方“物本主义”和偏狭性农业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形态，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论域，使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具备了底线坚守和系统推进的实践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与农业强国建设呈现出内生耦合态势，农业强国建设内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要求，呈现出供给安全、共享富农、功能强化、绿色集约和开放合作的综合性能力建构意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旨在突破西方农业现代化的理论范型，以创新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指导中国农业更高效、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从而开创出具有广阔文明视野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创新方案。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布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是一项整体性工程，需要在立足中国特色本源性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系统把握农业强国建设各要素的协同关系，形成支撑起农业强国建设的多元战略合力，实现农业强国建设有效推进。

1. 全方位优势支撑：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文化和技术资源优势叠加

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文化和技术资源的叠加性优势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一是政治制度的鲜明优势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支柱。农业强国建设是一项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和多主体的系统性实践工程，需要党统合多元力量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的整体性推进。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可以为农业强国建设凝聚共识和整合资源，以新型举国体制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18]同时，土地集体所有制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土地集体所有制具有动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是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基本制度的内嵌要素。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建设农业强国，有助于整合农村多种生产力形式，维护农村公平底线，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二是农耕文明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深厚底蕴支撑。中国农耕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包容性，是与乡土社会自洽互构的基础文化体系，内融人文观、生态观和社会观等多重理念形态，构成中国农业得以赓续发展的底层文化基因，塑造出中国农民特有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标识。农耕文明的时代转化可以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内在文化滋养，构成农业强国建设持续性的精神力量，为农业强国建设铸就鲜明的中国特色。三是技术后发优势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赋能保障。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并联式”特征，即在特定时空场域中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同步推进。^[19]这一“并联式”路径使我国具备了汲取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后发优势，有助于我国集中力量将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于农业强国建设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实现从技术利用、自主创新到技术改造的升级迭代，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提升农业强国建设质量水平。总之，在中国式现代化“并联式”时空场域中，统合性的政治制度保证、农耕文明的底蕴支撑和技术后发优势的集成嵌入使农业强国建设具备了强大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2. 全面性内容贯通：“大安全—大食物—大空间—大福利”多元一体

农业强国建设是内含多要素、多领域和多功能的系统工程，实现了“大安全—大食物—大空间—大福利”多元一体布局。一是以维护粮食安全为起点，构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大安全格局。在农业强国建设布局中，构建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起点。以粮食安全为轴心，农业强国建设同样关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实现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全周期管理，在重要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各环节牢牢掌握主控权，补齐断链，延长产业链，强化价值链，竭力避免全球农产品市场不稳定性因素的冲击，使中国农业可以抗击外源风险扰动，增强农业发展韧性。二是以大

食物观为指导，推动多元食物来源渠道扩展。农业强国建设一方面立足粮食供求紧平衡状态，实现节流减损；另一方面则是开源扩容，改变单纯向“耕地要食物”的思维，全面统筹国土资源利用，推动多元食物供给渠道长期布局，适应国民高质量营养需求，构筑全方位的大食物供给体系根基。三是构建城乡连续统，形塑工农城乡融合发展大空间。农业强国建设以大空间思维为指引，谋划要素对流、阵地互通、共建共享的工农城乡发展综合体。农业强国建设旨在实现工农城乡要素的顺畅转移，实现县—乡—村空间互构式发展，破除城乡融合发展制度壁垒，构建工农城乡互补互促的新型格局，以“大空间”支持“大农业”发展。四是立足农业多功能性，构建民生导向的大福利格局。农业本身具有多功能属性，蕴含着“生产—生活—生态—生命”价值的耦合性。^[20]这一“四生”价值揭示出农业不仅是人生产生活资料产生的天然载体，而且其本身内化的文化价值、康养价值和生态价值等映合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高阶转向的现实趋势，与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农业强国建设以农业多功能性价值挖掘为基础，以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民生大福利导向。总之，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布局具有系统性，呈现出大安全、大食物、大空间、大福利相互贯通，具有多元一体和综合推进的“大农业”特色。

3. 全域化战略衔接：农业强国建设与现代化强国建设多元战略有机融合

农业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农业强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内在关联性，同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维战略呈现出嵌合性。一是农业强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在目标规划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而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同样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可以看出农业强国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且乡村振兴战略构成

实现农业强国战略的基本途径。同时，农业强国战略目标涵括产业体系韧性强、共享富农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和农业竞争能力强等，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具有衔接关系。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实现了与农业强国建设多维目标的对接互融，为农业强国战略顺利推进提供了关键支撑。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强化整体性关联，实现二者协同推进。二是农业强国战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维战略的有机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内含多重子战略，农业强国战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多维战略具有耦合关联性。农业强国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等战略具有交叉融合点，可以在农业装备制造、农产品质量品牌竞争、农业科技原始创新、农产品物流网优化以及智慧农业建设等领域拓展创新空间，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为先”，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全面跨越，实现对农业强国战略的立体性和多领域支持。总体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强国战略联动协同为引领，探寻农业强国战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维战略的耦合点，形成促进农业强国战略实施的全域化支撑格局。

综上所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的实践布局具有全方位性和系统性。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文化和技术资源等叠加性优势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内源式发展基础支撑。同时，农业强国建设呈现出“大安全一大食物一大空间一大福利”布局的统筹协调，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架构。而农业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元战略的耦合互补性，则进一步延展了农业强国建设的外围纵深。农业强国建设的高效集成与战略衔接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中，立足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国特色内涵和综合性实践布局指向，须进一步探

索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落地转化机制，为农业强国建设匹配相适应的政策工具，推动农业强国建设平稳运行。

1. 多维集成：构建以农业复合性发展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政策体系

农业强国建设瞄准的是“大农业”发展的实践范式，政策设计重心应聚焦农业复合性发展能力的提升。一是以稳产优供能力建设为核心，构建多元政策“组合包”。要以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优供为底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和“藏粮于民”政策联动支持。立足区域性水土资源条件，全面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抑制耕地非农转化，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承载力。同时，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政策支持水平，鼓励引导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将新型技术装备应用于农业生产全领域，推动农产品品种培优，提升农产品产出效率。此外，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精准度，提升农户抗灾抗风险能力，避免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引发“伤农”状况。通过政策组合扶持，全面强化稳产优供能力，实现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自主可控，掌握农业发展主动权。二是提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政策响应度，促进联农带农富农能力建设。农业强国建设要注重利益普惠性，切实提高联农带农富农的综合能力。具体是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的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稳定合约体系，积极探索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渠道，强化现代农业发展对小农户的利益倾斜，深化现代农业发展带富能力。三是完善农业全业态融合类政策，提升农业多功能拓展能力。以生态资源和乡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推动农文旅一体化融合性政策设计，实现农业全业态增值，打通乡村特色资源价值转化通路，全面释放农业多功能价值。四是将“双碳”政策有机融入农业发展全过程，强化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双碳”政策与农业发展政策统筹设计，推动农业产供销全环节“绿化”，探索农业低碳发展补偿政策，推动形成无害化农业产业链体系，实现农业减排增汇，全方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之，农业强国建设应

聚焦全领域政策设计，实现农业复合性发展能力建构和提升。

2. 一体推进：强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政策统筹协调

农业强国建设需要“跳出农业看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这需要强化政策统筹协调。一是以推动“四化同步”为重心，推动城乡全域化政策整合。基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态势，现阶段政策重心应以支持农工产业结合为基点，延展农村产业链条，向农村三产全链条融合优化过渡。同时，立足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全面加强城乡间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要素流动政策传导机制，破除工农城乡互促发展阻滞因素。另外，推动信息化全方位融入农工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信息化技术引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新型发展空间建设，畅通工农城乡间的数据信息流，强化“四化同步”耦合效应。推动农业强国建设需要结合“四化同步”内生演化态势，强化工农城乡全域化政策集成整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衔接政策系统动态优化。二是联通人一物一治理现代化，实现政策干预内容全覆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涉及农村人、物和治理各子系统，政策干预内容应做到全覆盖。重点以农民现代化改造为核心，持续开展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提升工程，强化现代化生产经营理念和健康生活理念的政府引导服务，推动农民生活质量现代化。同时，加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要素供给和政策配套，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打造乡村宜居宜业生态。另外，完善“一核多元”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推动“三治融合”体系优化和横向拓展，打造“数治+三治”现代化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治理，重构乡村治理秩序。通过全领域政策支持，凝聚农业农村现代化合力，推动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三是推动多部门政策全流程沟通协调，突破政策协作执行壁垒。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具有系

统耦合性，需要全面梳理和调适涉农部门重复政策，强化涉农部门政策系统谋划。同时，完善涉农责任清单制度，优化跨部门合作机制，推动资源和服务重心下移，注重强化基层部门政策执行权责匹配性，从而形成左右协同、上下贯通的决策执行体系，释放政策红利。总之，农业强国建设要立足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相互传导规律，实施统合性和联动性的政策机制，汇聚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元力量。

3. 灵活支持：稳步推进分地区、分产业、分主体的强农政策谋划

农业强国建设要坚持普遍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各地域系统要破除单一化的农业发展模板，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多样化农业发展道路，注重配套灵活性政策支持。一是聚焦综合型和特色型农业强省建设类型，构建农业强省—强市—强县一体政策规划机制。以农业发展基础相对较好的粮食主产区为试点，加大政策投入力度，强化耕地保护质量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全面释放农业生产潜能，加快粮食主产区由农业大省向综合性农业强省迈进步伐，充分发挥农业强省示范引领效应。同时，针对部分特色农业示范市和示范县，强化资金和项目保障机制，鼓励引导特色农业做深做实，实现以“特”制胜，推动形成集群式特色农业发展壮大路径。另外，坚持区域合作思维，促进农业强省、强市、强县政策规划一体化衔接，着重夯实市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责任，为农业强省建设奠定坚实的区域发展基础。二是强化农业各产业序列精准性政策支持，促进涉农产业组织多元化发展。推动构建各种类农业种源库和原始科技创新基地，突破种植、畜牧、林业和渔业发展等关键短板，实现各品类农业全面均衡发展。同时，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入拓展的现实趋势，重点支持农业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国产农机核心技术自主攻关，推进重要农产品的全程机械化技术研发，全面提升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另外，加强数据产业赋能有效支持，推动农业产业全领域智慧化建设，打通农业数据流动通道，

促进农业大数据挖掘和高效转化利用,实现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三是强化政策惠农区分度,释放多元农业人才资源红利。针对专业化农业生产主体和种养大户,应进一步强化现代种植技术培训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覆盖面,使其具备稳产优供的可持续性意愿。同时,针对农产品经纪人等贮藏、运输、流通环节的“中间人”,注重深化生产者和经纪人的联系沟通机制,加强对经纪人拓展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政策激励扶持,促进经纪人向规范化和联合体方向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农业生产和销售的有效载体。另外,针对返乡创业青年等群体,要探索长周期政策支持体系,不断优化返乡青年创业就业环境,在融资、场地、补贴、税收等方面给予灵活性政策支持,支持返乡青年成为农村新产业新形态引领者。总之,要坚持分类推进思维,结合各地区、各产业和各主体优势特征,配套灵活性政策扶持机制,以多样化农业发展道路和高素质农业劳动力支撑农业强国建设任务。

4. 双源保障: 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农业韧性发展政策保障

建设农业强国不是搞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建设开放型农业经济,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态势下增强中国农业抗击风险干扰的韧性能力。一是坚持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政策,提升国际农业多边合作能力。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农业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与国内农业产业政策协调,在重要农产品贸易领域,充分利用国际大市场资源,拓展农产品进口多元渠道,确保重要农产品进口来源自主可控。同时,充分利用自贸区和农业对外开放试验区的优惠政策,强化与周边国家农贸合作,降低重要农产品对外集中依存度,全面稳定农产品市场供应。二是强化“走出去”农业品牌建设意识,增强我国农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拥有较强定价权和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农业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推动中国农业“走出去”,应瞄准我国农产品优势领域,树立农产品国际品牌建设意识,支持品牌化农产品出口,增加出口农业附加值。同时,发育高端

化和专业化的农业企业组织体,扶持一批一流农业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鼓励农业企业增强跨国投资和对外经营能力,统筹全球农业资源利用,不断提升农业企业在高端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三是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国内农业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循环反哺国内循环,引进外部资源,推动外资企业合规经营,提升国内农业生产技术装备和要素储备水平。同时,加强世界前沿农业科技知识转化吸收,推动农业科技联合攻关,以科技创新壮大国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主体有效汇通,实现信息流、资金链、物流有机集成,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优化国内农业生产要素布局。总之,应立足当前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导向,统筹推动农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融通,增强农业发展韧性能力。

综上,农业强国建设需要构建系统联动和灵活高效的政策体系,通过政策多元集成实现农业复合性发展能力的提升,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政策统筹推进,以灵活性政策配套机制支持各地域系统以及各序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双源性政策保障夯实农业韧性发展格局。有效的政策转化机制能为农业强国建设的稳态运行提供全面助力。

五、结论与讨论

农业强国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农业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生耦合性,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形构了农业强国建设的具体论域,赋予了农业强国建设内涵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映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展示出对西方“物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理论突围,建构了涵盖物本主义、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综合性农业现代化方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鲜明的理论开新特质。同时,农业强国建设立足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和文化基因等本源优势支撑,架设了“大

安全一大食物一大空间一大福利”多元一体布局，并实现与现代化建设多元战略的衔接互补，使农业强国建设呈现出系统化的实践建构。为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亟需构建多维集成、一体推进、灵活配套和双源保障的政策落地转化机制，使农业强国建设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真正使农业强国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要注重吸收转化利用全球农业强国经验，立足中国本土优势，深度把握农业强国建设实践规律，强化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强国建设经验的理论提炼，为世界范围内农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同时，瞄准农业强国建设时间节点，强化对农业强国阶段性建设动态追踪评估，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杜志雄，李家家，郭燕. 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应重点突破的方向 [J]. 理论探讨，2023，(03).

[2] 薛洲，高强. 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挑战、动力与策略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

[3] 高旺盛，孙其信，陈源泉，等. 世界农业强国评价指标构建与中国对标分析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3，(11).

[4] 魏后凯，崔凯. 农业强国的内涵特征、建设基础与推进策略 [J]. 改革，2022，(12).

[5] 姜长云. 全球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研究 [J]. 社会科学战线，2022，(11).

[6] 唐亚林，周昊. 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演进、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 [J]. 理论探讨，2022，(05).

[7] 姜长云. 农业强国建设及其关联问题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2).

[8] 耿鹏鹏，罗必良.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建设农业强国——从产品生产到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转换 [J]. 南方经济，2023，(01).

[9] 刘金海.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基于发展观三种理念的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2023，(06).

[10] [11]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樊文翔. 马克思恩格斯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内涵体系及价值意蕴 [J]. 湖北社会科学，2022，(11).

[18] 孙德超，李扬. 新型举国体制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J]. 社会科学，2022，(07).

[19] 刘吉双，白洋，刘子洋. 中国特色“并联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4).

[20] 方平，岳晓文旭，周立. 农业多功能性、四生农业与小农户前景——基于巴西三类农场调研的反思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

责任编辑：
杨建伟
校 对：